十七史商榷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九

王充稱孝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案充論衡自紀篇歷詆其祖父之惡且又直呼父名不言諱而盛自誇譽其言如此恐難稱孝此史文之謬者

仲長統傳注

仲長統傳統昌言曰漢二百年遭王莽亂民戸殘滅倍乎秦項此下注說平帝時郡國縣邑道侯國及地

東西南北廣袤之數及民戶口數皆據前地理志但道三十四四彼作二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二百彼作三百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萬下彼有三千此脫當以彼爲正

臺閣

昌言曰光武忿彊臣竊命矯枉過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備員而已權移外戚近豎怪異數至水旱爲災皆戚宦所致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李賢曰臺閣謂尚書也愚按李注甚確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號所云臺閣者猶言宮掖中秘云爾蔡

邕傳邕上封事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𢖍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尚書令尚書僕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于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𡚁免者至多不可枚舉皆散見諸傳中最爲可笑直至魏黃初二年方詔天地眚勿劾三公耳統論切中其弊

黃瓊傳云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文苑黃香傳云香遷尚書令上疏

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極臺閣皆謂尚書爲臺閣也又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臺閣者尚書也又酷吏陽球傳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

三國魏志王肅傳太和四年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

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廢禮復與肅立言雖若爲欲汰冗員其實則專爲防壅閉蓋尚書之官漢以宦者士人迭爲之公卿之權分于近倖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言者王肅所論正仲長統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者也

尚書固爲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爲尚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書則皆宦者也以尚書與三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尚書以尚書與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矣前漢蕭望之傳望之以前將軍領尚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爲恭顯所殺矣尚書

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
公卿表篇首敘九卿其於少府之屬官有尚書及中
書謁者皆爲屬官其品秩皆不高而表中並無尚書
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其要則在尚書
故恭顯使張朋告其罪必俟其假歸洗沐方上之要
之士人必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殺望之
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無中書
蓋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
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
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爲宰相

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秘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惟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惟視時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閣連及之

柴門

楊震傳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李賢無注愚謂此柴門與杜詩柴門不正逐江開相送

柴門月色新之柴門不同彼謂以茅柴橫木爲門此則當爲杜塞之意說文柴小木散材徐鉉曰師行野次竪散木爲區落名曰柴籬後人別作寨非是宋書柳元景傳程天祚柴未立此正以柴爲寨區落柴籬有杜塞義也酷吏周紆傳紆爲洛陽令令屬吏折辱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免官後竇氏貴盛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是也

奏收彪下獄

震曾孫彪傳曹操誣奏彪欲圖廢置收下獄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時彪已以疾罷而天

子都許彪亦在許寵方爲許令縣獄者許縣獄也

修渝淳則

楊彪子修爲曹操所殺而贊云修雖才子渝我淳則愚謂震秉賜彪四世名德彪爲操所忌幾死得免修當遠去權勢韜晦以避之反爲操謀主總知內外且與丕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死非不幸贊語最爲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三十卷言自震至彪皆儒素相承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修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氏同

曹騰說立桓帝

永嘉元年沖帝崩李固欲立清河王蒜旣已徵至京師而梁冀與太后定策舍蒜而立質帝蒜遂罷歸國及質帝又爲冀所鴆弒則公卿皆歸心於蒜欲必立之乃中常侍曹騰又力勸冀勿立蒜而立桓帝此見於沖質本紀章八王傳及梁冀李固各傳中者也漢之亾實騰此舉爲之而騰養子嵩實生操以代漢曹氏固世爲漢賊者宦官傳敘云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此數言最爲扼要

趙騰

張晧傳順帝卽位淸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

下有司收騰繫考案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乃安帝時事此乃以爲順帝又彼言河間此云清河彼言騰伏尸都市此言皓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亦不合

張衡論史

張衡傳衡條上班固所敘不合者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前愚謂衡兩說皆迂謬不可從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前者衡意直謂宜

別作更始本紀耳非如今書以更始元二年書於光武紀而更始自爲列傳也范蔚宗固未嘗用衡之謬說

更始雖立而力不能一天下若守臣節則漢業墮矣且伯升首義而更始信讒殺之是固不當臣附王郎既誅遂貳於更始至河北關西略定方建尊號可無慚德乃袁宏後漢紀第三卷宏爲論曰王莽乘權竊有神器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於斯時也君以義立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

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道未盡也宏此論竟以光武即尊號爲大非其迂謬又出張衡之下

馬融傳敘事顚倒

馬融傳歷敘其事至順帝陽嘉閒上疏言征西羌之下即云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下又追敘先是以事忤梁冀然後接冀奏融在郡貪濁免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以病去官下接融才高博洽云云一段總說一生性行著述下又追敘初融懲於鄧氏遂爲冀

艸奏李固云云其下則接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云云其下則接族孫日磾事云云敘事顛倒錯雜眩目竊謂爲冀艸奏李固據固傳是質帝朝事忤冀而爲其髡徙據冀傳是桓帝元嘉時事於融傳亦宜挨年敘入今以草奏李固抽出另敘又置於總敘一段之下則錯亂眩目殊甚當於敘完言征羌下即接草奏李固事其下接忤冀事下接累遷南郡太守冀奏免官云云至以病去官下即接年八十八云云其下接總敘一段其下接日磾云云方明白

蔡質

蔡邕傳邕叔父衛尉質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璜使人飛章言邕質私事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愚謂邕傳末宜附質事此不言質反不得比馬融之日磾乎遺漏也

十意

邕撰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云猶前書十志也又引邕別傳載其上書全文中云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案此下疑脫落

四句卽以司馬氏志八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爲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爲前志所無其爲脫落甚明

邕無子

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案邕無子孫故云然列女董祀妻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馬蔡論贊

馬融蔡邕傳各爲一卷而論分贊合變例也馬論雖貶之實惜之反覆有味蔡論則全是申雪矣贊亦抑馬揚蔡平允而意致深長

延熹四年

周舉傳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延熹當作延光安帝號

李杜相薦舉

李固爲將作大匠上疏稱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喬守光祿大夫徇察兖州亦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君子以同道爲朋豈不然乎二人同傳贊亦並推而論但言固蕃言固則喬自見矣至云顧視胡廣猶糞土也廣傳皆爲微詞至此則痛詆不能忍矣

盧植傳有遺漏

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於是張讓等刼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

長吏

陳蕃傳蕃爲太尉奏宦官罪宦官疾蕃甚選舉奏議輙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案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因蕃抵罪也

陳蕃傳論

陳蕃傳論推明忠義心事悲憤壯烈千載下讀之凜

稟猶有生氣以王允與蕃合傳其與允也至矣

鄭公業

王允傳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尙書鄭公業等謀共誅董卓此鄭泰而稱其字爲公業者蔚宗父名泰故諱之太本傳篇首一見其名以不沒其實而仍改泰爲太其餘俱稱字郭泰傳同泰謀誅董卓事亦見三國魏志泰之弟渾傳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十

黨錮傳總敘

黨錮傳首總敘說兩漢風俗之變上下四百年間瞭如指掌下之風俗成於上之好尚此可爲百世之龜鏡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讀之能激發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

范滂傳宜補一句

范滂傳敘至滂就逮辭母毋訓滂之下宜補一句云滂竟被害然後繼以行路聞之莫不流涕云云滂母以其子與李杜同禍爲幸皇甫規以不得與黨錮爲恥光武明章尊儒勸學其效乃爾得蔚宗論贊以悲涼激壯之筆出之足以廉頑立懦

外黃令

張儉傳儉亾命流轉東萊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顧氏曰外黃外字衍

孔融傳論

前陳蕃傳論以漢亂而不亾百餘年爲蕃等之力孔

融傳論以曹操之不敢及身篡漢爲融之功至儒林傳論則又以漢經學世篤故桓靈以後國勢崩離而羣雄不敢遽篡者皆爲儒學之效蔚宗之表揚節義推獎儒術如此沈約宋書鄭鮮之傳云後漢亂而不亾前史猶謂數公之力前史卽范史

改刺史爲牧

劉焉傳靈帝政衰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建議改置牧伯案此事在中平五年酷吏樊仲華傳仲華當光武時而傳言拜揚州牧此追言之不必泥

曹騰

曹騰宦者中之最姦狡誤國者而傳中不著其惡反多美詞以三國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馬彪之文而蔚宗襲之司馬氏或因東觀記元文觀孫程傳注引東觀記可見或魏代人潤飾也

趙典

潁川堂谿趙典案趙字衍據三國志魏武紀校

單超等

桓帝欲圖梁冀以語單超等超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昏懦爲若輩窺見一語道破

將軍侍御史

單超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案將軍二字衍

閹黨

明有閹黨傳製名特妙葢不目之爲佞倖爲姦臣者以其人又在佞倖姦臣之下也讀宦者傳乃知漢已有之

齊魯韓毛尚書

後漢立五經十四博士已詳百官志而儒林傳云光武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此行一毛字將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其下文卽云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若毛非衍字則自相矛盾矣又靈帝本紀云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尙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尙書上脫古文二字葢此皆不立學故能通爲難若立學者則博士所恒習何煩特舉乎合三條考之益明

世世相傳

濟南伏生傳尙書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

覽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案前書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近人遂有以上世字屬上讀爲歐陽生子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爲世世相傳世非名

都亭

獨行陸續傳續會稽吳人仕郡戶曹史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案唐陸廣微吳地記都亭橋壽夢于此置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志橋梁門閶門有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今遺址尚存

范言遺址尚存而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土人仍以故名呼之仍在閶門內吳縣之北此卽壽夢招客陸績賦民粥地也但此特是吾吳之都亭耳張晧子綱傳云遷侍御史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李充傳云充陳留人署縣都亭長王喬傳云喬爲葉令每朝門下鼓不擊自鳴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列女傳云酒泉龐淯母趙娥父爲同縣人所殺娥後遇讐于都亭刺殺之然則都亭處處有之不獨吳三國魏志太祖紀九錫下注列勸進諸臣名有都亭侯二人王忠蔣洪又列傳魏呂布公孫瓚任峻徐晃臧霸龐悳曹

仁蜀馬超俱嘗封都亭侯各見其本傳晉庾亮亦封都亭侯見晉書亮傳又沈約宋書文帝紀首上表諸臣名有都亭侯綱又宋王准之梁裴之平柳偃俱嘗封都亭侯見宋書王宏梁書裴邃柳惲等傳又宋書沈約自序其王父林子居建康都亭里可知是都邑亭名之通稱

松江

方術左慈傳曹操顧坐客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注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吳字當略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皆誤連近人則并加水

傍作淞矣

梁鴻雪父耻

梁鴻之父讓仕莽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鴻之終身不仕所以雪其父之耻也

鮑宣妻傳宜增一句

鮑宣妻入列女傳傳末云宣哀帝時官至司隷校尉此下宜增一句云以不附王莽見殺

字繫姓

曾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瑜妻荀采字女荀葢古人有從夫姓者如昭稱曹大家之類故於字繫姓

馬融從昭受漢書

班昭就東觀臧書閣踵成漢書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案觀此可以見漢人讀書之法與後世不同漢人讀書必有師傳無師不能讀故千里步擔尋師既得師貧無資用或執廝養之役從而聽講受業焉及其既通終身守師法不敢攺而終身所得力亦盡在此書矣文章議論功名事業皆從此出其術則似約而實廣其功則初難而後易卽如伏生當秦亂壁藏尙書漢興已求得其書是時除挾書之律文帝但當下詔濟南從伏生檄取

其書上之秘府足矣何必特使人往受不特此也鼂錯此時已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秩六百石赫然爲當代名臣非如初就傳之童子未通句讀者文帝欲使人往受必妙選俊異如錯方可使若庸碌之人仍不能往受錯至伏生老不能正言門徒各散嗣子尚幼無人代爲講授然而簡策具存伏生畧說大意錯似能領會乃若有萬不得已者不避男女之嫌而必使其女傳言教錯此其故何也漢人傳經其文字音讀章句訓詁必有明師面授方能承學無師不能自讀也若如後世人讀書一介小夫馬醫夏畦之子畧識

租牛券中字便可抗顏爲師而教弟子爲弟子者郎三家邨中至頑鈍小兒一聞欽恭敬也明光明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便自謂了然矣安用此僕僕不憚煩哉然此猶曰傳經不可苟也至於班固以漢人記漢事有何難解馬融又與班固同代之人且融聰明特達卓然有名乃必伏於閣下從女子受讀而不敢自以已意讀三國吳志吳主五子傳孫權之長子登既立爲太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之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可見孫權尙知讀書之法而宋明人不知也動輒妄爲

大言高自位置蔑棄前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識者觀之曾不足以當一笑後之學者尚其戒之

曹娥碑

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盛誇邯鄲淳碑文之美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謂絕妙好辭也今觀其文淺陋荒率何絕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

呂榮

許升妻呂榮遭寇賊欲犯之不從爲所殺是日疾風暴雨靁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曝書亭

集以爲許昇妻爲黃巾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爲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

雕

西南夷傳冉駹夷武帝開爲汶山郡宣帝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爲邛籠李賢曰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書不見殆李賢所謂雕矣

諸賨降

西羌傳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拜前校尉馬賢爲

謁者鎮撫諸種員封親屬詣賀降案實當作賢

楚王英桓帝

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世傳明帝夢金人長大或曰西方有神名佛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後遂轉盛案英以反誅桓實亡漢其效可覩矣

李氏光地曰此傳論前敘佛說所自來多有微詞又言道書之流又言鄒衍莊周未足槩其萬一與宋景文公李蔚贊所云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而詭誕華人

取莊列之說以助其高因而屑累騰架直出其上者同意魏書太平眞君七年詔曰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強之徒乞胡人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李蔚贊又出於此詔文載魏書釋老志

後漢無二名

前書匈奴傳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攷禮記曲禮上篇二名不偏諱鄭注云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

然則古未嘗有二名之禁而莽爲此制此其乖謬也乃後漢人遂沿爲定制趙明誠金石錄跋學生題名殘碑謂後漢無二名者碑多二名以此辨其非是今觀後漢書人名兩字者惟蘇章族孫名不韋梁商子名不疑與古人同名當是別有所取任文公謝夷吾公沙穆樊志張費長房薊子訓計子勳上成公解奴辜王和平皆方術傳中人耳

後書多脫誤

何義門云後漢書傳刻脫誤較前書多且倍之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北宋時已無善本至李賢注嘉靖

中南國子監刻者已經刪削毛板猶完書故是一長

翟公巽重修

困學紀聞翟公巽謂蔚宗書冗陋別作東漢通史吁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巽何物妄加譏貶重修王氏妄載之何爲無識甚矣

後漢紀

晉東陽太守袁宏後漢紀三十卷其著述體例及論斷全仿荀悅前漢紀爲之但悅書在班之後全取班書宜也宏書則在范之前然亦皆范書所有范所無者甚少何邪宏自序云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

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據此則宏所採者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謝忱當作謝沈晉書第八十二卷沈傳云字行思會稽山陰人博學多識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康帝即位以太學博士徵母憂去職服闋除尚

書度支郎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是也又九十二卷文苑傳云袁宏字彥伯侍中猷孫父勗臨汝令宏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參軍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太元初卒於東陽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文選第四十七卷錄其三國名臣序贊李善注引檀道鸞晉陽春秋云陳郡人爲東郡守陽字當在東字之下傳寫誤耳太元是孝武帝號上距康帝即位初約二十餘年則謝沈書在袁宏之前故宏得引之

後漢書年表

後漢書年表十卷宋右廸功郎前權澧州司戸參軍事熊方譔以范蔚宗但作紀傳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故補之自序云一據范劉舊文不敢復取他說今觀其取材於范劉外惟三國志其餘一無所采誠爲固陋但讀史宜專心正史世之學者於正史尚未究心輒泛涉稗官褋說徒見其愚妄且稗史最難看必學精識卓方能裁擇參訂否則殽訛汩亂雖多亦奚以爲熊氏在宋人中實鶬然出羣者惟是於本書亦多脫漏則不無遺恨

前書同姓王侯分爲二熊氏則以王侯合而爲一自言西漢之王者連城數十或戴黃屋東漢之王所食不及十一二僅與西漢侯等故不分也前漢有功臣外戚恩澤等侯熊氏亦不分析槩以異姓諸侯以其以功者或親以恩者或功多互見難分故併之而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熊氏亦已自言之此皆特變前例而可通者惟是宦者封侯之濫後漢爲甚前漢未之有也今乃一槩攙襍總名異姓諸侯太覺不倫殊非類族辨物之道宜別立宦者侯一門

凡都亭侯之下方或注郡邑名或不注郡邑名葢以

都亭各處多有卽爲某處之都亭者書之不知則不書但都鄉疑亦都亭之類而槪云常山則不可解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考蜀志本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說詳後第四十一卷

前漢百官公卿表以三公三師將軍九卿皆聚於一篇之中按年而臚列之後漢官制與前畧同乃熊表自大鴻臚以上爲一截宗正以下爲一截離折殊覺無謂或以其累墜欲圖輕省尙差可又復以順帝而下劃分卷帙彌嫌煩碎

進表云陛下奮神武而撥亂致太平而中興葢其時爲高宗朝也自述云臣迂疏蹇淺之末學奇窮艱苦之餘生蔬松菊而出遊駐桑榆而發仕又進狀云昨嘗投進未蒙指揮時進書受賞者多方獨如是信識眞之難遇今書幸巋然特存惜未有刻板行世

漢制考

王應麟漢制考四卷所采惟三禮詩書論語孟子國語公羊註疏及說文取材既嫌太簡又此制宜分門編次以類相從今乃卽以原書所出爲次葢隨手抄撮未成之書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一

陳壽史皆實錄

晉書八十二卷陳壽本傳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入晉累官至治書侍御史元康七年卒年六十五元康是惠帝紀年壽當生于癸丑是蜀後主建興十一年計蜀亾之歲壽年已三十有一舊君故國之思最爲眞切具見篇中可一一尋繹而得之

晉書稱壽作三國志壽敘事有良史之才語氣已足其下又稱或云丁儀丁廙有名于魏壽向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爲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晉書好引雜說故多蕪穢此亦其一也索米一說周柳虯唐劉允濟劉知幾皆信之近朱氏彝尊杭氏世駿辨其誣謂壽于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覬五人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于粲傳附書今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

亦有文采又于劉廙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如此亦足矣何皆更立專傳乎且壽豈特不爲立傳而已于陳思王傳云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于衛臻傳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是奪嫡之罪儀廙爲大又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鯁臣碩輔儀等交構其惡踈斥之然則二人蓋巧佞之尤安得立佳傳然此猶陳壽一人之言也王沈撰魏書一則曰奸以事君一則曰果以凶僞敗魚豢撰魏畧稱文帝欲儀自裁儀向夏侯尚叩頭求哀張隲撰文士傳稱廙盛譽臨

蕃侯欲以勸勵太祖則知壽所書儀廙事皆實而壽之用心實爲忠厚毛玠儀所譖也玠出見黥面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壽不爲之儀而第曰後有白玠者白者爲誰非儀則廙壽爲之諱也尚得謂因索米不得而有意抑之乎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私隙咎亮至謂亮將略非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宋杭所論最爲平允壽入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并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覆盛稱其刑賞

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爲嫌廖立李平爲亮廢竄尚
能感泣無怨明達如壽顧立平之不若耶亮六出祁
山終無一勝則可見爲節制之師于進取稍鈍自是
實錄

壽本傳詔曰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于西京騁
直詞于東觀自斯已降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
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其推許至此索米等說特史家
好采稗野隨手掇拾聊助談資耳壽史才之高作晉
書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

晉書王沉傳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

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此條虞世南北堂書鈔第九十九卷引之

困學紀聞十三卷邵公濟謁武侯廟文謂壽姦言非公與譙國不忠之譙周並貶此等亂道的是宋人聲口王應麟無識矣載之

綱目改通鑑斥魏帝蜀誠屬定論第此論習鑿齒已爭之見晉書本傳不始于朱子也漢絕而復續則黜新莽魏滅蜀後禪晉前尚有二年予晉則已亟不予晉則無所繫此通鑑不奪魏之意耶

司馬溫公與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

天下傳祚後世子孫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今全用天子法臨統諸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名號匹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法至如劉備雖曰承漢然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字亦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李昇自稱吳王恪後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例爲比載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此論甚允通鑑尚且如此況三國志乎

裴松之注

宋書六十四卷裴松之傳云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年

二十拜殿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入爲尚書祠部郎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召爲太子洗馬除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出使湘州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喜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松之當生于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計晉亾之歲松之

年四十九

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裴松之三國志注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矣知幾譏松之與譏劉昭同要之皆未可廢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二

武帝生出本末

魏武帝紀前既云漢相國曹參之後其下卽言中常侍曹騰養子嵩生太祖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乍讀之似自相矛盾者此正陳壽立文之妙陳琳爲袁紹作檄曰操贅閹遺醜見後漢紹傳及文選雖敵國詆譏乃道其實也史通云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比之天子可也當塗

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愚謂虞夏商周廟制已詳尚書盤庚後宋咸有一德後辨矣漢太上皇崩後竟未加尊號太上皇以上亦不知以何人充四親之數竟無可考至於曹騰雖追尊而騰以上只有節節以上亦無可見追尊先世及定四親皆至司馬氏而後粗爲明審至唐立九廟則又變禮之甚者

帝王之興不容無本據傳聞者書之聊復爾爾孫破虜傳云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蓋著疑詞正與魏武紀同評云孤微發迹安得追攷其

先世若是之遠邪

范書以劉表爲魯恭王後陳壽不取是矣至夏侯惇傳則云夏侯嬰之後案漢書滕公之後皆隨外家姓爲孫氏則此爲附會此固不可與武紀爲曹參後之言一例論

紹使人說太祖

興平元年呂布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紹朱本誤同元修本作爲疑僞字一云當作紿亦通

稱太祖公王

武帝紀前段但稱太祖自建安元年爲大將軍則三公矣改稱爲公至二十一年進爵魏王則改稱王雖似有理愚見以爲既爲作本紀躋之帝王之列自不如槩稱太祖爲直截省却多少葛藤至其後歐陽公於朱溫亦倣此例則殊覺無謂

許鄴洛三都

文帝紀黃初二年注引魏略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其實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是太祖故鄉聊目爲都皆非都也眞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備見武帝紀中并

每有征伐事畢下輒書公還許至九年滅袁氏之後則又遷都於鄴矣（封獻帝爲山陽公都濁鹿城皆懷州修武縣地則都鄴明矣）紀雖於此下屢書公還鄴或書至鄴而尚未能直揭明數語使觀者醒眼（後漢書獻紀亦無此）至二十四年則書還洛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即書王崩于洛陽至其子丕受禪即眞位皆在洛蓋自操之末年又自鄴遷洛矣（沈約宋書三十三卷五行志魏文帝即位自鄴遷洛終黃初不復還鄴）紀所書亦宜再加醒眼之句作史貴據事直書詳明整贍凡帝王建都地及臨幸地雖非都而駐蹕所在皆當一一謹志之使觀者了然心目予嘗恨新唐書本紀於

武后中宗之在長安在洛陽全不分明陳壽意主簡嚴尚令讀者稍蒙昧較新唐書則已遠勝之

弱者勝

兩敵相爭弱者勝越滅吳韓魏滅智伯樂毅勝齊劉滅項曹滅袁

袁曹同起義兵袁頗信用曹後乃爲讐與劉項事亦相類

三祖

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興

治爲魏烈祖注引孫盛曰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旣沒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愚謂盛知魏人生存而豫爲廟號之非然未盡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自李唐始無代不稱宗其濫斯極要未有若魏之三世連稱爲祖尤振古未聞不但叡不能稱此名卽丕亦因父業何功之有三少帝紀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書及管寧傳陶丘一奏皆稱烈祖明皇帝高貴鄉公卽位詔則直稱三祖亦見劉放傳又見晉書禮志陳壽於武紀稱太祖武皇帝而文明二紀但書文皇帝明皇帝沒其祖稱是有深意

沈約宋書五行志亦云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毁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歿名存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沈約此言與孫盛正同

凌雲盤

景初元年注引魏略云是歲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又引董尋諫曰

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愚按古來鑄金人者三主其一秦始皇鑄銅人十二見史記本紀其二漢武帝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見三輔黃圖第五卷其三則魏明帝也秦所鑄銅人已爲董卓椎破見後漢書及三國志卓本傳則似景初所毀當爲漢武帝之金人然李長吉歌詩卷二金銅仙人辭漢歌自序以明帝徙盤爲青龍元年八月事年月與魏略不合故西泉吳正子注長吉詩辨之據黃圖言始皇所造爲董卓所銷尚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洛陽重不

可致留霸城仙不可言狄知長吉未可非靑龍元年所徙是漢武銅仙景初元年所徙是秦皇銅人也吳說如此然則魏略言景初所徙不當言有承露盤此微誤

魏人造陵雲臺見文紀黃初二年又見高堂隆傳咸時使韋仲將題榜見世說新語中卷之上方正篇劉孝標注所引文章志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李善注云凌雲盤名又衞覬傳明帝時役務方殷覬上疏曰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工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據諸文與魏畧參觀則知魏人於青龍旣徙秦銅人不可致至景初又徙漢銅仙又不可致憤怒遂又大發銅自鑄仙人掌承露盤名曰凌雲盤而又造凌雲臺置于其上焉凌雲卽通天意也其後知此其所鑄翁仲與名與仙人絕不同且旣言列坐司馬門外則非臺上之仙人可知

秦金狄爲董卓所毀魏欲徙後留霸城者蓟子訓嘗摩挲嘆息見後漢方術傳後苻堅又毀其二爲錢其

一百姓推置陜北河中見李石續博物志第七卷其餘漢武魏明所鑄竟無下落史籍紀載從未一及又金狄留霸城者胸前有銘見陶宏景真誥第十七卷古今談金石文字者亦從未一及

程大昌也者無知而好立議論最爲可厭所作雍錄第十卷强改徙金人者爲漢明帝而非魏明帝今不取

齊王芳被廢

齊王芳卽位後紀歷著其通論語尚書禮記則假太后令廢之謂其耽淫內寵沈漫女德非誣之乎葢司

馬懿殺曹爽至此六年而司馬師廢王政去曹氏

懿用操智

懿取魏即操取漢故智也目所習睹還用之甚便也操辛苦而僅得者子六年孫十二年一瞬耳操有靈悔不終爲漢處士春夏讀書秋冬射獵

董袁等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等傳以范書較之范之詳幾倍於陳壽凡裴松之所採以入注者皆范氏取入正文者也陳之精簡固勝於范然范贍而不穢銓敘井井亦不厭其繁

袁紹傳注誤

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謂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案元本傳稱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廼延升上坐與諸客辨對莫不嗟服應劭亦在坐北面願爲弟子紹廼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其事如此安得有不禮之事此注又引英雄記載曹公云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此乃曹欲甚袁之罪故造此語本傳又稱紹與曹操相拒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而卒則安得有行酒氣絕事皆妄也

劉表傳少長子琦後事

陳壽總於簡嚴然如劉表二子琦琮若于琦竟一字不提亦已矣乃上文既並出琦琮而下文但敘琮降曹後事琦竟不見顛末不特事蹟不全行文亦無結束不如范蔚宗於傳尾兼及琦云操後敗于赤壁劉備表琦爲荆州刺史明年卒較爲完善

二刺史不當稱字

臧洪傳廣陵太守張超引洪見其兄邈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案兗州刺史劉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字公緒皆起兵

討董卓者見太祖紀今此段乃陳壽自執筆敘臧洪事非詞命何爲於二刺史稱其字乎漢季風氣好稱人字此必壽沿襲他人紀載之言未及改正耳公孫瓚傳云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云云此亦壽敘事非詞命而稱字亦非體與臧洪傳正同當云劉虞

州郡中正

夏侯元傳元議時事以爲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有年載矣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

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但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委伏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淸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於州邦矣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

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中正輩擬比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案夏侯元之意專爲州郡中正據鄉黨評議以上撓銓衡之權故發此論大約漢末名士互相品題遂成風氣於時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魏武已恨之故武紀於建安十五年載其下令曰天下未定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

後可用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
無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舉吾得用之又十九年
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而平定漢業秦濟弱燕士
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
廢業矣二十二年令曰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
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
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
謀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
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操以邪見欲破格用人心術不正可知然清議不爲衰止是以何夔傳夔言於太祖曰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各引其類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夔蓋目睹操之以權道破格用人流弊不小故請使用人參取鄉評也其後文帝卽王位之初而陳羣始制九品官人之法州郡中正之設當始於此時但羣傳只此一句國志但有紀傳而無志選舉科條不可得詳竟不知所謂九品者爲何夏侯元之議則在正始以後其時中正之權重矣後晉時陳壽以服中使婢丸藥犯清議遂沈滯累年而南北朝亦恒設中

正如南史宋武帝齊高帝紀于受禪即位大赦皆有犯鄉論清議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等語此所洗即中正所注也漢光武明章尊儒重道風俗之美留遺如此之久夫鄉評有權雖不無流弊然三代以下士惟恐不好名耳恐挂清議而勉思自好者多究亦維風俗之一法

新唐書儒學柳沖傳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冑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

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據此則似中正之設專以門第定人才高下矣文選第四十卷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云云以南郡丞東海王源是晉右僕射雅曾孫嫁女於吳郡滿璋之之子鸞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源蔑祖辱親請免官禁錮終身卽此以觀中正所重門第自魏晉至六朝皆然然以夏侯元言參之其始本論品行後乃專重門第耳魏崔亮創停年格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論其弊云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要是流弊如此非其初制本然

沈約宋書臧燾徐廣傳隆傳論云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宏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漢世登士閭黨爲先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九品中正起於魏而約之言乃如此

三國本無志晉書宋書南齊書北魏書各書雖有官志而於中正一官絕不及之惟隋書第二十七卷百官志敘北齊官言清都郡鄴臨漳成安三縣上上郡上上縣各有中正卷末敘流內比視官十三等亦及之然甚略中正平日于其境內人才豫銓定爲九品

以待司衡者之采擇其科指史不及也至晉及南北朝各史列傳中散見者則甚多不可枚舉或稱某州大中正或稱某郡大中正或無大字大約多以他官兼攝無專員又或以致仕家居者爲之不必定以現任官攝也至唐始廢史文既略其制皆無考杜氏通典第三十二卷職官門中敘至州郡官始詳述其制可補史家之闕詳見後第四十七卷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十月詔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即給才堪餘任者訪洗其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

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
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扞邊役末由旋反聽於同
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爲言列南史梁敬帝紀太
平二年詔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單狀
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耆德
該悉以他官領之觀此則中正之權亦重矣

　夏侯元傳附許允王經

魏氏之亾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貴
鄉公之弑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
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

公身洸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許允王經終之以見其皆以身殉國者而皆貶其以過滿取禍則廋詞以避咎耳世愈近言愈隱作史之良法也

袁渙

義門何氏校云渙當作煥今太康縣有魏袁煥碑案北平黃叔璥玉圃輯中州金石考陳州府扶溝縣有魏袁渙碑此縣又有漢國三老袁良碑方輿紀要云金石林載入太康縣何氏因此遂以爲在太康但作渙甚明不知何以云當作煥惟是蜀志許靖傳云靖

與陳郡袁煥親善且其字曰曜卿則又似从火爲合且其父名滂不應渙亦从水未知其審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諸人生於亂世或不忍故君或甘心死節其仕於操者皆因緣託寄非其本心也況皆未入黃初篡奪之事不與焉以管寧終之以見隱見不同臭味各別必如寧之志行方爲最高耳

邴原傳末所附三人皆曾貴仕者管寧傳末所附二人皆能終遯者義類謹嚴非漫然也二人者張玠一百五歲胡昭八十九歲亦以壽高相爲類管寧客遼東公孫度及文帝徵寧遂將

家屬浮海還郡不但知公孫氏將亾亦以不還則必結怨於曹氏也潔其身獎其迹可謂兩得之矣

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邪喜上言揆寧前後辭爵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志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不爲守高喜可云善爲我辭矣全寧之節者喜也其後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等薦寧宜備禮徵聘而奏末又言若寧固執守志斯亦聖朝同符唐虞雖出處殊塗於興治美俗一也此又諸公之留此退步以爲寧地者然此時寧年已八十四寧亦自知必免矣

田疇字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案陶潛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春字之下注云一作泰予所據者從友人朱奐文游借得宋紹熙壬子冬贑川曾集刻本觀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春宋人已不能定然畢竟以春爲正也至宋姚寬西谿叢語下卷據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云云晉灼注引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以此當陶詩所用則大謬不但田生以干謁爲事與田疇不相類且陶詩旣云無終則非齊人

甚明何得牽合有一等人不能看正史旁搜宋元小說以掩其短鄙猥寬之輩未嘗學問而好爲議論自有學識者觀之雖多亦奚以爲

貢禹兩龔之匹

許以袁渙邴原等爲貢禹兩龔之匹意指顯然其待魏室之輕重亦有在矣蓋借禪讓以爲篡竊始於莽操莽敗操成其開後世以巧奪之門一也陳壽目睹兩朝故尤謹之而寓其意於諸賢出處之間示進退於列傳先後之際其用心良苦矣

耳耳

崔琰傳楊訓發表稱贊功伐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案谷音柯芝詩耳耳非佳語陸陸難爲顏以耳耳連讀此宋季人讀恐不可據按文當以生女耳爲句

先世名臣

鍾繇傳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愚謂難云一代偉人實則兩朝達節陳壽以此三人作合傳故引丕語以著其合之之意而先書先世名臣四字則不待貶而其失節自見然朗之子肅作諸經傳訓

解愍鄭氏康成名高而攻詆之其名位旣極隆赫華歆之孫嶠又秉史筆作漢後書又於譜敘中增飾歆之美謂文帝受禪而歆以形色忤時夫歆旣爲魏相國又何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爲也甚而孫資之元孫盛亦作魏氏春秋晉陽秋鄙夫佞人昌後乃爾幸其書皆不傳陳羣子泰傳裴松之注引孫盛魏氏春秋而云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别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據此則孫盛之史多曲筆而華嶠可知

弟子避役

王朗子肅傳注引魏略云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

天下分崩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案補舊碑缺壞疑卽指蔡邕石經而言太和青龍正孔明屢

出祁山之時所謂避就者卽避役也劉馥子靖傳靖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云云正指此事也上文朗傳注中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謂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博士下當脫弟子二字今此曰數百人曰千數較漢盛時多寡懸殊乃爾

程郭董劉蔣劉傳

諸人皆魏之謀主也運籌決勝功效卓然至於翦漢之迹肇自董昭傾魏之端啓於賁放列敘諸人而以劉放殿之且以孫資附入放傳以明智計之士見利

忠義不可保信以此始者必以此終著戒甚深不然以諸人之謀略且與二荀肩隨矣何獨區而別之乎賈詡地望無可言然觀其處父子之間勉丕以孝荅操甚忠則尚優於諸人離之此而合之彼其例密矣

魏民比漢一郡

蔣濟傳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按陳羣傳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羣之言與濟正同彼文下臣松之按漢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

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大殊陳羣之言於是爲過再考杜畿子恕傳太和中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今考明帝即位建元太和太和七年改靑龍靑龍五年改景初儻如松之之言以陳羣爲過則蔣濟亦過也杜恕近之然亦甚其詞矣又考張繡傳破袁譚繡增邑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操破袁氏之將天

下亂極生靈塗炭張繡傳云云斯爲實錄其後稍平定至靑龍景初生聚孳息三四十年戶口當必漸加故松之以陳羣爲過自此以至晉太康生聚孳息又不下四五十年而中間雖有征役絕無大亂若黃巾董卓之甚者則其戶口自當益以滋殖豈可遂據太康以例靑龍景初時乎

南齊竟陵王子良密啓武帝論民戶疲耗有曰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見蕭子顯南齊書本傳然則蔣濟陳羣之言從來相傳如此何得云魏始承喪亂時與晉無大殊又南史齊東昏紀張欣泰謂裴長穆曰以

秦之富今不及秦一郡南朝既不及秦一郡則魏初只可及漢一郡可知

雞棲樹

劉放傳注引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案顏師古急就篇注皁莢樹一名雞棲

放資傳多微詞

放資傳多微詞如云放資既善承順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案王思在梁習傳放資之罪在引司馬耳然此不可得而言也故以

他罪入之著其事而微其詞也其上文先言齊王卽
位以决定大謀增邑所謂大謀者何也援納篡賊也
則抑毗助思固其小小者矣用意不亦彰明較著哉

戾渠陵大堨水

劉靖遷鎭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修廣戾渠
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菜三更未詳渠陵
字當乙水經注作戾陵堰車箱渠幷載劉靖造堨開
渠碑元文詳見第十四卷鮑邱水篇

五人俱逝

王粲傳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其餘雖有文采不在此七人之例案此所謂建安七子也其下文載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而其上則言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又言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幹琳之下毛板脫去瑒字今增此正所謂一時俱逝者也但粲亦以此年卒則七人中五人俱逝而獨遺粲者意粲道病卒不在鄴下且又雖同在一年中而非一時故耶東漢從洛遷關中又從關中還洛建安元年魏武乃迎天子都許九年破袁尚定鄴又遷鄴七人飲酒賦詩皆在鄴也

後世文人浮華輕薄之習七人開之曹丕命甄夫人出拜客劉楨平視之又命吳質諦視郭后俱見王粲等傳注而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衛臻計吏命婦出宴見臻傳一時風氣流蕩若此

傅嘏才達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傳評末云傅嘏用才達顯裴松之云嘏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而云用才達顯不足以見嘏之美案此書於易代之際有貳心以邀功者必加微詞司馬氏勢雖偪主然師死於淮昭方在許亦事之至危也嘏專心奉戴擁衆還洛大柄已得

魏祚傾矣故首列王粲書其勸琮納士之謀中傳衛覬特著還漢助禪之事終之以嘏則奉馬傾曹此始此終著鑒甚明故評中特表徐榦之沖虛以示優劣焉如榦猶揚雄之不與事耳此外皆與聞乎篡者稱嘏才達節不足見矣松之未明作者之凡也

陳羣勸劉備勿東爭徐州

陳羣傳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

用羣言陳氏景雲字少章吳縣學生曰是時呂布正據兗州與曹操相持何暇分兵規取徐州乎及布爲操所破乃東奔備已在備領徐州之明年至備與袁術戰術誘布襲取下邳此又在布奔徐州之後一年當羣時止可料袁術之爭徐不能逆睹呂布之爲害也況備雖名領豫州不過屯徐之小沛謙既卒而備不領州事徐州爲他人所有備亦安得有容足之處哉他日袁呂相爲首尾協領徐州此變生意外初非始謀不臧輕舉貪得致貽顛蹶又何追恨之有斯實由魏史以事後而附會虛談陳壽未及刊削

回倒

徐宣傳帝船回倒回倒無注或作回旋傾倒意亦得未可定何氏焯云回即桅也古字通今世呼舟中植颿木誠有回音至其字作桅則不知所出說文桅黃木可染者假借用之未審起於何時若與回通恐未可此說當闕疑

太學課試

文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亦見明紀太和四年高堂隆傳景初中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蘇林博士靜秦靜分

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案太學課試之法略載前續二漢書儒林傳魏亦行之如上所引而又略載王肅傳說已見前然其科條不可得詳所可見者惟漢於五經立十四家今增穀梁春秋一家又用王朗易傳課試三國志但有紀傳別無志遂使遺制零落難尋

毌丘儉反

毌丘儉傳儉與夏侯元李豐善揚州刺史文欽徼賞不許怨恨儉以計厚待欽正元二年正月儉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案凡作史者書

法先書其反而後言其罪狀則是正其罪而書之坐以實反也先具其狀然後言反則所云反者乃不得已而言之儉反司馬師非反魏顯然可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